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二回 李綱措置御金人

且說李綱自車駕輟行已後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，以百步法分兵備禦。每壁用正兵一萬二千餘人，而保甲居民、廂軍之屬，不在其內。修樓櫓，掛氈幕，安炮坐，設弩牀，運磚石，施燎炬，垂樞木，備火油，凡防守之具，無不畢備。四壁各有從官，宗室武臣為提舉官。諸門皆有中貴大小使臣，分地以守。因是兵勢甚張，民心已安。卻說金將蓋幹離不，率領眾兵直抵城下，屯紮於牟駝岡。

是夜，金兵大小三軍進攻西水門，以火船數十隻，順汴流相繼而下。城外喊聲大震，火光照耀天地，如同白日。李綱帥諸將臨城捍御。有驍將霍超，率敢死士二千人，列布拐子弩，從城堞中射下，金兵近城者皆應弦而倒。金兵眾甚，沿流而下者，不可勝紀。火艇近城，綱令捷卒即以長鈎摘挹就岸，投石碎之，金兵不能近城。綱恐眾將不肯用命，親自督戰，斬獲金將百餘人。

次日入奏事，忽報金人統大軍攻打酸棗門甚是緊急。帝聞，謂綱曰：「金兵勢大，卿以何策退之。」綱曰：「臣恐城上兵卒不足用，乞上禁御班直善射者同臣往酸棗門，捍御金兵，自有機變。」帝即頒詔發下禁軍千餘人，隨綱退敵金兵。綱即辭上出殿。至酸棗門幾二十里，命軍士各於夾道委巷中行，以防賊將登城。綱軍至門，正遇賊眾金鼓連天，槍刀布密，方以短丹渡濠，豎立雲梯攻城。綱顧左右曰：「誰肯出城，先挫其堅陣？」言未畢，一將應聲而出。綱視之，乃健將霍超也。綱即令二百善射者付之。超全身披掛，放開南門而出，正遇金將幹離不弟蓋幹強率金兵五百餘人，長槍短槊，一齊攻入。霍超抖擻威風，一擁殺人。二百班直軍並隨而進，無不以一當百。

金兵失陣，望後便退。李綱於城上見金兵小卻，仍命班直乘城射下，金兵死者不計其數。將近黃昏，左側始鳴金收軍，金兵退走二十里矣。綱重賞超等，激勵其下。因是，將士皆賣勇而前。

次日，幹離不大聚胡兵，乘筏渡濠而進。綱督戰之際，見金兵近者，以手炮樞木擊下，遠者以神臂弓射之，金兵皆不敢近。主將幹離不怒曰：「宋將止有一旅之師，尚不能取勝，倘四方勤王之眾一集，我輩無遺類矣。」自鳴鼓而前，胡兵從後擁至。綱命馬忠率京西壯士數百人，舉火縋城而下，燒其雲梯數十座。超首迎胡將黑龍大王，超喊聲如雷，一刀揮下，斬於城下。從兵各奮勇爭先，斬獲首首十餘級，皆耳有金環。蓋幹離不終是勢大，復聚兵攻陳橋、封丘、衛州等門。而酸棗門困打尤急，虜將箭射上城如蝟毛。綱督戰，士卒亦有中傷者，皆厚賞之。時帝在祥曦殿，聞報，即遣中使，至綱軍中勞問。綱得上御軍褰諭，並給內府酒、銀碗、彩絹等，即頒與將士。人皆歡呼，願以死鬥，自卯至申，殺虜賊數千人。蓋幹離不知守城有備，不可以攻，乃鳴金收軍，退師二十餘里，與其下議曰：「我軍今深入其地，不能得進，此乃大失機也。不如乘宋王初立，因人請與講和，若得滿吾所求，漸且退師。候退機會，又作計較未遲。不然四下兵集，吾何以當之。」眾皆曰：「此計大妙。」次日，遣一能言使者直入都城議和。

卻說上在崇政殿，與眾臣商議敵御金兵之策。閣門大使奏知：「有金國遣使來議請和。」欽宗聞奏，即頒詔命侍官引使人入對。使者朝拜訖，出幹離不書進呈，道其統帥犯中國之意，「聞上內禪，願復講和，乞遣大臣赴軍前，議如何處和。」帝召群臣議之，曰：「此事如何處斷。」李邦彥曰：「金兵勢逼，勤王之眾未暇，莫若割地講和，庶救一城生靈。」李綱奏曰：「金兵不識時務，孤軍入我深地，數日交兵，彼屢挫其鋒，正恐四下兵會，故有遣使請和之議。乞聖明鼓舞三軍，再延數日，金兵知吾有備，仍慮勤王師集，是自取其敗也，豈可與之和哉。」上曰：「朕日前因避狄之難，惟恐其不和，因卿力阻不果行。今幸彼自求和，何不可之有。」李邦彥力請議和，帝意遂決。因顧問眾臣：「誰可為使往金營議和？」眾臣皆未有應者。李綱出奏曰：「臣願往。」上曰：「卿方治兵，不可行。」只命李?奉使金營，仍令鄭望之、高世則副之。李?既得旨，即受命出朝，往金營不提。李綱候李?出，因奏曰：「臣欲奉使往議和，主上不允何也？」上曰：「卿性剛直，不可以往。」

今遣李?奉使，實因其通朕願和之意也。」李綱曰：「今虜氣方銳，吾大兵未集，固不可以不和。然所以和者，得策則中國之勢遂安。不然禍患未已。宗社安危，在此一舉。臣懼李?為人柔懦，恐誤國事也。且今狄之性貪婪無厭，又有燕兵狡獪以為之謀，必且張大聲勢，過有邀求，以窺中國。如朝廷不為之動，措置合宜，彼當戢銳而退；如朝廷震懼，所欲一切與之，彼知中國無人，益肆覬覦，憂未已也。先安然後應，安危之機，願陛下審之。」帝曰：「卿言極善，更須整飭三軍，以防不測。」綱承旨退出。

卻說幹離不自遣使命入城議求和以後，每日操練胡兵，以候消息。是夜，金營太史官報知幹離不云：「帝星復明，正映都城北隅，宋朝國祚未滅。」幹離不聞說，大不悅。忽報宋欽宗使李?來至。幹離不聽得南朝有使命來，即擺列人馬，卻似冰山；安布營壘，猶如鐵壁。幹離不正南面坐下，李?唬得身不敢舉，頭不敢抬。幹離不端坐帳中喝云：「爾今京城破在頃刻之間，我如今收斂大兵，駐紮於此，不攻城者，因爾主人年幼，才方即位，我欲存爾趙家宗社，其恩不校爾既來求和，要我退兵，則當送我犒勞三軍之物：黃金五百萬兩，白銀五千萬兩，戰馬一萬匹，耕牛一萬隻，五色?絲一百萬疋。尊我『大金皇帝』，爾稱『宋國主小姪趙桓』，百官皆稱臣；割中山府、太原府、河間府三鎮與我，仍使一個親主與一個大臣為質，送我過河。如此我兵方退。」李?唬得啞啞而出，不能措一辭。

金人笑之曰：「此乃一婦人女子爾。」自是有輕朝廷之心。幹離不就使蕭三保奴、耶律忠、王汭與李?入城，索取求和之物。

李?回朝見帝，進呈金人所須之物。欽宗聞奏，憂悶終日。

太宰李邦彥勸帝如其數以與之，且解京城之危。尚書李綱奏曰：「若依金人所索之數，括盡天下之財，尚且不滿其心。何況一城之內金銀緞帛牛馬足其索數？況中山、太原、河間三鎮為國之屏藩，若割與之，國何以立。至於遣人為質，宰相當行，親王如何去得。不如且使一舌辯之士，與他議和，延過數日，以待天下兵來。他如今孤兵深入，雖不得足其所求金寶，亦當領兵速回。待他日要去時，卻使人與他講和，他則不敢輕我中國，和之則久。」欽宗聞奏，正在猶豫之間，李邦彥復奏曰：「若依李綱之言，臣等皆被金人所虜。即今京城，破在目下，何況執其三鎮之地。城中府庫民間財物，皆是他有，何足與他較量。」李?向前奏曰：「事已急矣，陛下何必再思。」欽宗從其所奏，乃避正殿，撤樂減膳，竭盡內府庫藏金銀，括借人家財物，若有藏者斬之。就將在京官吏軍民人家金銀緞疋，及客商樂戶之家，盡取其財，共湊得黃金二十萬兩，白銀四百萬兩。城中人家財物一空。即修誓盟之書，稱「小姪宋國皇帝」，割與三鎮之地，錦緞二百萬疋，馬五千匹，牛五千隻，遣太宰張邦昌，隨御弟康王為質於金營。

卻說康王與張邦昌到營見幹離不，邦昌恐懼，只是流淚而已，惟康王顏色不變，言無屈詞，因是金國諸將疑其恐非親王也。及留虜營數日，嘗與金國太子同習射，康王連發三矢，皆中筈，連珠不斷。金太子謂：「此必將臣之良家子，假為親王來質。」語幹離不曰：「康王恐其非真，若是親王，生長深宮，豈能習熟武藝，精於騎射如此。可遣之，別換真太子來質。」幹離不心亦憚之，復請遣肅王樞代為質。康王遂得南歸。

是時京畿北路制置使種師道，及統制官姚平仲，帥涇原、秦鳳路兵來會勤王。熙河經略姚古、秦鳳經略種師中、折彥質、折可求等勤王兵至二十萬，京師人心少安。欽宗聽得勤王兵來至，喜甚。開安上門，命李綱迎勞諸軍。是時朝廷已與金人講和，欽宗問諸師曰：「今日之事，卿意如何？」師道奏曰：「女真不知兵，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哉。」欽宗宣諭曰：「業已講和矣。」師道對曰：「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，餘非所敢知也。」即拜同知樞密院事。閣門大使連報金人需求物數不已，一日四屠掠，百姓驚惶無定。帝即遣李綱入議。李綱奏曰：「金人貪婪無厭，凶悖日甚，其勢非用師不可。且敵兵號六萬，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，已二十餘萬。彼以孤軍入故地，猶虎豹自投陷阱中，當以計取之，不必與爭一旦之力。若扼河津，絕其餉道，分兵復取畿北諸邑，而以重兵臨敵營，堅壁勿戰，俟其食盡力疲，然後以一檄取誓書，復三鎮，縱其北歸，半渡而擊之，此必勝之計也。」帝深然之。即下詔大集勤王之兵，用此機會。

適西陲大將姚平仲請面見帝，上召見福寧殿，厚賜金帛，許功成之日有不次之賞。平仲請出死力夜劫虜營，生擒幹離不，奉肅王以歸。及出，連破兩寨，奈機事已泄，虜已夜徙去，平仲之志未遂。姚古選精銳五萬人，自滑州進屯虜營之後，剋日並力攻擊，有必勝之道。奈李邦彥力主和議，姚平仲憤恨朝廷無用兵意，遂乘一青驃亡命，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，抵鄧州方得食。入武關，至長安，欲隱華山。顧以為淺，奔入蜀，至青城山上清宮。留一日，復入大面山。行二百七十餘里，度採藥者不能至，乃解縱所乘驃，得石穴以居。朝廷屢下詔求之，弗得也。至於幹道、淳熙之間始出，至丈人觀，自言年百十餘，紫髯長數尺，其行速若奔馬。陸放翁為《題青城山上清宮壁詩》云：造物困豪傑，意將使有為。功名未足言，或作出世賢。

姚公勇冠軍，百戰起西陲。天方覆中原，殆非一木支。脫身五十年，世人議公誰。但驚山澤間，有此熊豹姿。我亦志方外，白頭未逢師。年來幸廢放，倘遂與世辭。從公游五嶽，稽首餐靈芝。金骨換綠髓，欬然鬆杪飛。

卻說金虜自圍京城凡三十三日，既得許割三鎮詔書及肅王為質，不待金幣數足，遣使辭宋帝而去。種師道奏曰：「虜賊今去，其志必驕，軍伍不整。臣請以精兵臨河邀之，無不克矣。」李綱亦奏請用寇準澶淵講和故事，用兵護送之。乃命姚古、種師中、折彥質、范?，領十餘萬兵，數道並進，俟有便利可擊，則並力擊之。時李邦彥恐諸將有邀擊之功，密奏欽宗曰：「吾國祈與金國講和，豈宜聽諸將邀擊之計，以阻和議。」立大旗於河東、河北兩岸，上寫云：「准敕：有擅用兵者，依軍法。」諸將之氣索然矣，金兵因得連夜退去。

京城圍解，君臣上下遂忘前患，各相慶喜。同知樞密種師道聞金兵去遠，厲聲曰：「異日必為後患！」因見朝廷更不思復用兵，上表乞罷職。欽宗允其請。中丞許翰諫曰：「師道明將，沉毅有謀，山西士卒咸信服之，不可使解兵權。」帝曰：「朕見其老難用，故准其請。」翰曰：「秦始皇因王翦老而不用，只用李信，後兵辱於楚漢；宣帝用一老趙充國，而能成金城之功。自呂望以來，老將收功者，難一二數。以古發今，師道雖老可用也。」帝不納。翰又言：「金人此去，存亡所係，當令一大創，使其失利而去，則中原可保，四夷可服。不然，將來再舉，必有不救之患，宜起師要擊之。」帝亦不聽。許翰歎息而出。